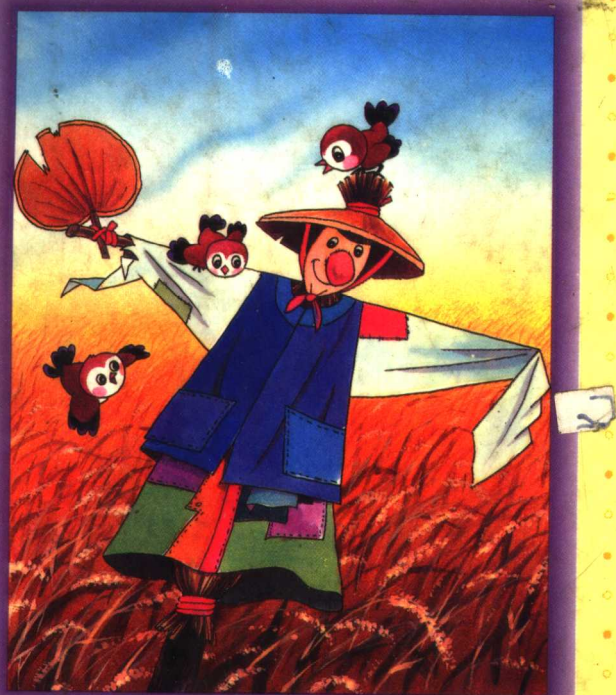


叶圣陶 作品精选

家
作
品
精
选
丛
书

中
国
儿
童
文
学
名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叶圣陶

作品精选

叶至善 编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彩色插图：肖海航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丛书

叶圣陶作品精选

叶至善 编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14.25印张 28万字 1996年8月第1版

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 2000 定价：15.90元

ISBN 7-5376 1454-7/I·605

中国儿童文学
之树根深叶茂

雷洁琼



一九九六年二月

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为丛书题辞



作者简介

叶圣陶，名绍钧，江苏省苏州市人，生于1894年，1988年在北京逝世。他一生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，为青年和少年儿童编过多种刊物、图书和中小学课本，他也写了不少童话、诗歌、小说、剧本、散文和评论。他着力于教育改革，尤其在语文教学方面。因而人们称他为文学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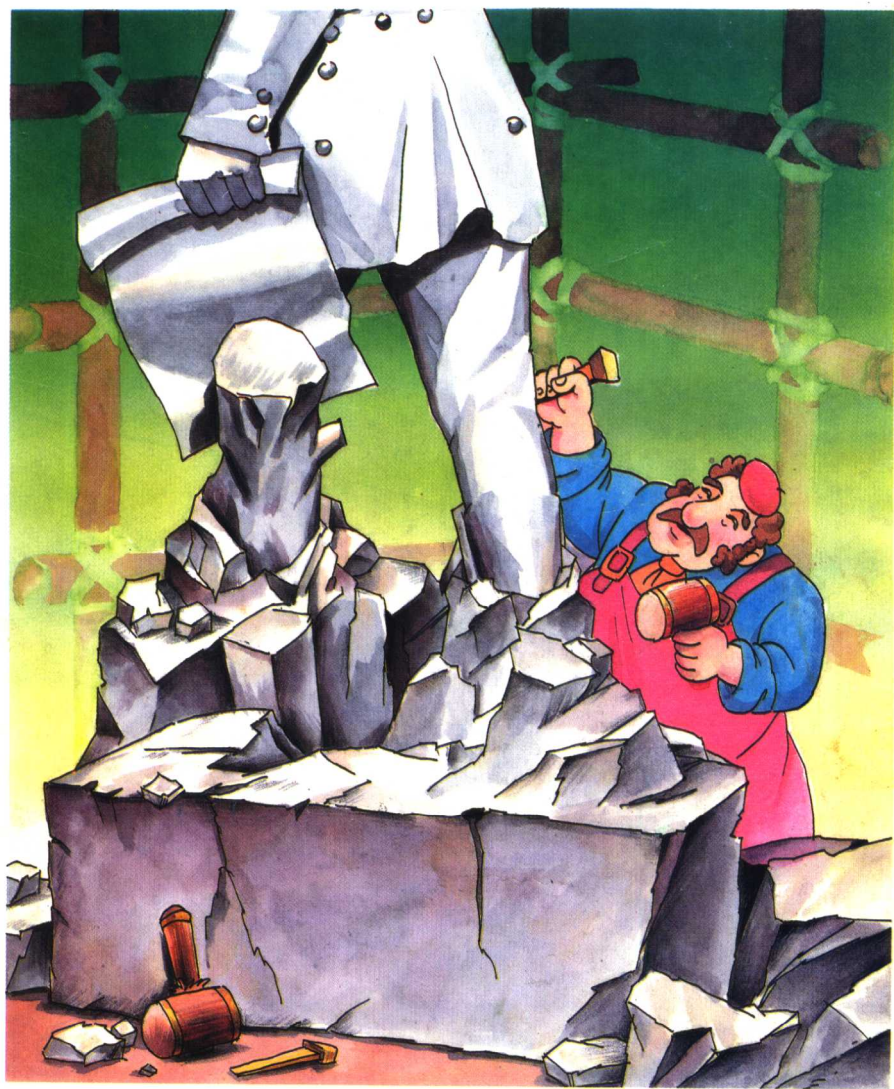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出身贫寒，中学毕业后便无法升学。后来，他在工作中学，在生活中学，从书本中学，向朋友们学，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教育部副部长，并负责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。他逝世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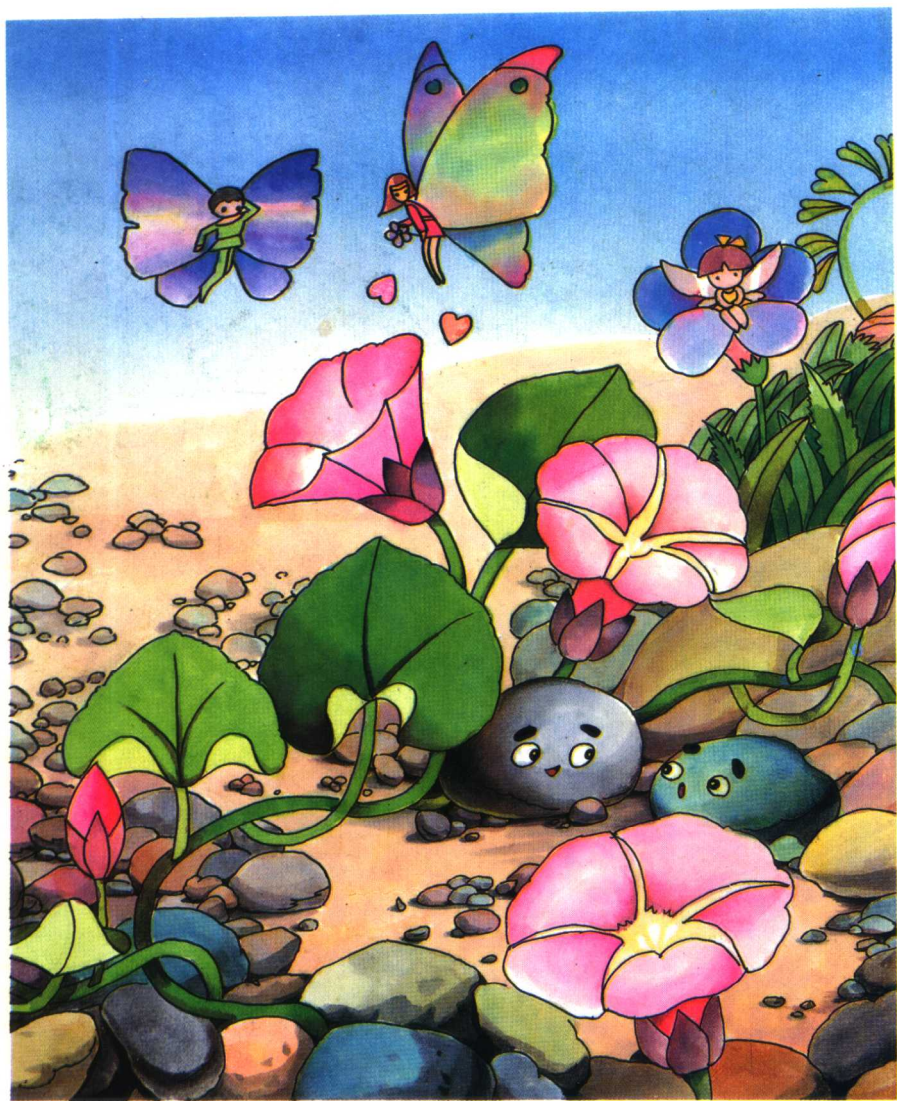
富翁



稻草人



古代英雄的石像



最有意义的生活



萤火虫

序 言

叶至善

父亲过世已经七年多了。他要是还活着，一定不会同意编这本“自选集”的。他会说：“我为孩子们的确写过一些东西，自己看看，没有几篇满意的。你们要的是名家，我可配不上，请找别人去吧。”还会说：“我的选本出得够多了，选来选去，无非是那么几篇。冷饭越炒越没有味道，不必再炒了吧。”理由大致就这么两条，依我看够充分了。可是经不住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劝说，他最后也只得点头答应。要真个“自选”是办不到了，我父亲即使还活着，今年一百零一岁，没有那个精力了，选编工作注定落在我这个做儿子的身上。我是个职业编辑，编的又主要是少年儿童读物，父亲即使还活着，我也得自告奋勇把这副担子接过来，好让父亲放心。

我做编辑工作，主要跟父亲学。受了他的影响，我给自己立下两条规矩，一是得对得起读者，二是得对得起作者。选集的读者是少年儿童，父亲说过：一定要郑重其事地编好少年儿童读物。作者又是我的父亲，我当然更得郑重其事地把这本选集编好。为了对得起读者

——少年儿童，我得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，尽可能选他们喜欢看的，看得懂的，看了对他们的成长多少有点儿好处的文字。为了对得起作者——我的父亲，我得体会父亲的心思，尽可能选他自己比较满意的，能表现他的人生观、尤其是教育思想的文字。结果选出了30篇童话，25首诗歌，9篇小说，16篇散文，分别都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排。编完了回过头来再看一遍，仍旧都是“老面孔”，仍旧没能跳出“炒冷饭”的圈子。我想不妨把我对这些篇文字的体会说一说，其实就是交代一下所以选这些篇文字的原因，算是给这盘“冷饭”加点儿佐料。效果不能跟动机相应是常有的事，读者如果感到腻味，感到没意思，尽可以扔下不看，免得真个倒了胃口。

现在挨着次序，先说童话。《小白船》是我父亲写的头一篇童话，发表在新创刊的《儿童世界》上，当时很受人称赞，说文字优美，能把孩子们引入诗一般的童话境界。我却不太喜欢这一篇，因为那个陌生人的问题提得太离奇，从来没听得有谁这样提过，两个孩子的答案又很牵强，跟没有回答差不多。当时我不满六岁，想不明白还有情可原；可是过了七十多年，直到如今还是没想明白。我所以选上这一篇，为的是让今天的孩子们来作个判断，还可以拿这一篇跟后来写的许多篇作个比较。

写完了《小白船》，在以后的七个多月中，父亲一连写了《傻子》等22篇童话，连同这第一篇，编成一个集子，以最后一篇《稻草人》作为书名，可见他自己是很喜欢这一篇的。这本《稻草人》在1923年11月出版，是

咱们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本童话集，当时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引起了轰动；直到现在，写新文学史还得提上一笔。我选的30篇童话，有17篇是《稻草人》中的，文字一般说来都很优美，诗一般的童话境界却越来越少了，最后的那篇《稻草人》，竟一连串写了四个悲惨的故事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在旧社会里，农民的日子就这样悲惨，尤其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。人世间就有这许多不合理的事，叫人伤心，叫人同情，甚至叫人害怕。遮掩是没有用的。遮掩就像让孩子们跟那个快活人一样，也蒙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的薄膜，以为自己真个生活在诗一般的童话世界里，处处快乐，事事快乐；可是这层薄膜一旦被刺破——这是必然的，他们就会跟瞎子和聋子一个样，惊吓得手足无措，——这也是必然的。因而倒不如让孩子们跟那只画眉似地，飞出华丽舒适的鸟笼，自个儿到各处去看看，他们会跟画眉一个样，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人只为了侍候别人而活着，活得既无意义，又无趣味，然后选定他们自己该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。

跟孩子们谈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，似乎太早了些，我父亲好像不这样认为。他用对比的手法，让那粒固执的种子，只愿意为朴实勤劳的农民们开出它那奇异芬芳的花朵；让那只觉醒的画眉不再飞回鸟笼去侍候那些无聊的公子小姐，而情愿到处飞翔，为辛劳终日而得不到快活的人们歌唱；让农民音乐家祥哥挟着父亲留给他的胡琴，大踏步走出那座大理石砌的艺术殿堂，回到农村去，为父老乡亲们演奏；……许多篇童话都有类似这样的结

局，可见父亲一直在思考，怎样才能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他们该走的道路。

父亲绝不愿意让孩子们做一个不肯劳动光贪图享受的人。他最厌恶那样的懒汉，在《地球》中，预言他们最后必然灭亡；在《富翁》中，他诅咒那些认为只要有了钱，就可以过上舒服日子的富翁，让他们统统死去——枕着金块，抱着金块，活活地饿死。他歌颂那粒倔强的种子，那只能分辨是非的画眉；还歌颂那个傻子，因为他认为能让别人快乐，就是他自己的最大快乐；还歌颂那个最后沦为乞丐的绿衣人，只要能让别人解除痛苦得到快乐，任何困难的事他都一口应承，并且必定尽力做到。《稻草人》出版的时候我才七岁半，最使我感动的就是这两篇。我甚至认为，做人就该做傻子和跛乞丐那样的人。这也是我定要把这两篇童话编进这本选集的原因。

《稻草人》出版后的岁月中，父亲只写过不多几篇童话，《牧羊儿》和《聪明的野牛》就是其中的两篇。直到1929年9月，他又认真地写起童话来。不到两年，他的第二本童话集就出版了，那是1931年6月，用9篇中的第一篇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作为书名。我体会父亲所以这样做，不仅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一篇，还因为从这一篇开始，他写童话走上了一条新路：题材更加开阔了，跟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了。这样写能不能得到成功，他当时并无把握，所以在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写完之后，他特地要我试读一遍，看我能不能理解。记得我大体是这样回答的：“这有什么难懂的。你是说做个石像，站在空

场上等大家行礼，不如铺成大路，让大家在上面走。”父亲微笑着点点头，似乎还满意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说的只是故事的大意，没能体会隐藏在文字后面的许多意思。譬如说，英雄本来出自群众，要是因为地位发生了改变就忘了本，自以为理应高高地站在群众之上，甚至向群众要起骄傲来，那就必然会被群众抛弃。这一层意思可以说是够明显的了，我当时竟没能看出来，父亲为什么不给我这个高小学生一点儿指点呢？我至今还想不明白。

再说那篇《皇帝的新衣》。父亲在开头扼要地复述了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，说他只是接着往下写而已。其实满不是这回事。安徒生笔下的皇帝只不过好出风头而又爱面子，他自己知道受了骗，还得硬着头皮光着身子往前走；我父亲写的却是一个不准人民说出真相的十足的暴君：两个皇帝其实不是同一个人。常有人问我父亲，那个石像是不是影射蒋介石，这当然是个误解；却从没人问起写这么个皇帝是不是讽刺蒋介石。可能在当时，大家一看就明白，用不着问；后来呢，倒行逆施的蒋介石终于垮了台，人们就渐渐淡忘了，真以为我父亲给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写了这么个续篇。

含羞草看到世间不合理的事儿就感到害羞，三大段故事都讲得很明白，不用我多说什么了。令人担忧的倒是那些未经世事的玫瑰花们的糊涂思想，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又有所滋长。蚕厌恶工作，蚂蚁赞美工作，为什么会这样截然不同呢？蚕参观了蚂蚁的国家就明白过来了。我想读者们一定也会明白的，并且愿意跟蚂蚁一样，大

家一同工作，一同分享劳动果实：咱们的社会主义不正是这个样子吗？

《慈儿》揭露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为了无止境地掠夺本应该属于人民的财富，也打起“正义战争”之类的旗号，把无数人民驱赶上战场。结果呢？人民遭受了无可弥补的祸害，他们却成了胜利的英雄，他们的功绩写上了历史书，他们的名字世代受到称颂。这些人是谁呢？可能是军阀，也可能是帝国主义者。当年日本侵略者打的不就是“大东亚圣战”的旗号吗？日本侵略者没能得逞，被不愿做奴隶的英勇的中国人民打得头破血流。可是直到今天，日本战败已经足足50个年头了，竟然还有人在赖账，企图改写历史，掩盖甚至否认当年犯下的侵略罪行。咱们当然不能听之任之，必须摆事实讲道理，给他们彻底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。

熊夫人的幼稚园最后只好关门。学生们受教育的要求各不相同，分歧之大倒还在其次，问题在于根本没法调和；不要说幼稚园了，就是大学，也不能办得让这样的学生个个满意。虎儿、猪儿、鸡儿三个说话最多，他们的话不是我父亲凭空编造的，当时社会上，或者说世界上，确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思潮。我想读者一定同情猪儿，厌恶虎儿，并且能料想到，他们之间必然会出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鸡儿呢，他可怜不足惜，只好自取消亡。《绝了种的人》也谈的教育问题，很显然，我父亲是为了反对“劳心”和“劳力”的截然分离而写的。他一向主张教育要跟生产劳动相结合，而在当时，那种相

互脱离的现象特别突出，使他感到担忧。从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中，我选了这样7篇，差不多是全部了。

接下来的是《将来做什么》，这一篇当时没收进集子，父亲竟把它忘了，可我记得，十来年前还居然找到了。在这篇童话的开头，父亲就把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，让那位老师提了出来，提得又这样直截了当，使当时才跨进少年时代的我感到突兀。答案又清楚明白，读者一看就懂，不用我多说什么了。我只想提一点：父亲认为只要工作的成果对大家有用处，不必问由谁来享用，更不必问这是谁的劳动果实。正如他在童话歌剧《蜜蜂》中赞美的那样，“辛苦工作为大家，自己就在大家里。大家幸福大家乐，才是自己真福利。”

后边的两个短篇是从课本中选出来的。三十年代中期，我父亲编了一部小学国语读本，他没有采用现成的文字，所有的课文都是他自己写的。这两篇的文字都很浅显，也不用我再说些什么了。最后的那篇《“鸟言兽语”》倒有两点可说的。一是当时确有人主张把课本的寓言和童话统统删掉，理由冠冕堂皇，说是不能让孩子们与鸟兽为伍；心里却虚弱得很，只怕寓言和童话借鸟言兽语，刺着了他们的倒行逆施。二是当时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，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，童话中那个在广场上狂吼要以他的“文明”去征服“野蛮”的家伙，就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。今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重读这篇童话，等于重温一遍当年的历史。